

中国现代名人文库



郁达夫

散文经典全集

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要

早晨起来，泡

一碗浓茶，

向院子一坐，

你也能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

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

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

总想起陶然亭的芦花，

钓鱼台的柳影，

西山

那是一团猛烈的火焰，
是对死亡蕴积的野性的凶残，
在狂暴的原野和荆棘的山谷里，
象一阵怒涛绞着无边的大海，
它拧起全身的力，
在黑暗中，随着一凄厉的号叫，
它是以如星的锐利的眼睛，
射出那可怕的复仇的光芒。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名人文库

郁达夫

散文经典

全集

故都的秋

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罢，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椽破屋来住，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现代名人文库/张弘主编.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3. 6

ISBN 7-5387-1220-8

I. 中… II. 张… III.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集
IV. C913.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4120 号

中国现代名人文库

主 编: 张 弘

责任编辑: 赵 岩

责任校对: 赵 岩

装帧设计: 孙 明

出版发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5638648

印 刷: 河北省三河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 3802 千字

印 张: 165

版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87-1220-8 / I·1177

定 价: 288.00 元 (全十六册)

前 言

郁达夫（1896—1945）现代小说家、散文家。原名郁文，浙江富阳人。父郁士贤曾为塾师兼中医，后在富阳县衙当小职员。郁达夫3岁丧父，家道衰贫。7岁开始在家乡受启蒙教育，继到嘉兴、杭州等地求学。1913年即随长兄郁华赴日本学习，192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郁达夫从少年时代起就爱读小说、戏曲，对中国古典诗文和小说戏曲有浓厚兴趣，在日本留学期间又广泛涉猎了外国文学，深受近代欧洲、日本各种社会思潮和文艺作品的熏陶，从而促使他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1921年，他和郭沫若、成仿吾等发起成立创造社，同时创作了新文学最早的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1923年又完成第二本小说集《茑萝集》。两部小说集的出版，震惊了国内文坛。在此期间，他参加了《创造》季刊、《创造周刊》、《创造日》的编辑工作，并先后在安庆政法学校、北京大学任教。1925年又到武昌师范大学文科教课。

1926年3月，郁达夫同郭沫若赴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同年12月回上海编辑《洪水》半月刊和《创造月刊》，并主持创造社出版部事务。这时郁达夫的思想比较激进。1927年1月，他在《洪水》半月刊上发表《广州事情》一文，揭露广州政府的腐败。3月，又发表《在方向转换的途中》一文，认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全民众的要求解放运动”，“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实现”，并敏锐地感到隐藏在革命阵营内部的叛卖革命的危机，指出“足以破坏我们目下革命运动的最大危险”，是“封建时代遗下来的英雄主义”。由于《广州事

情》一文的发表，引起创造社内部的不同意见，复因整顿创造社出版部事务所产生的纠纷，郁达夫于1927年8月脱离创造社。同年秋，参加革命政论性刊物《民众》的编辑工作。1928年6月，郁达夫与鲁迅合编《奔流》月刊，又主编《大文艺》，并与钱杏邨一起为中国革命济难会编辑文艺性半月刊《白华》。

1930年3月，郁达夫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3年初又加入宋庆龄、蔡元培主持的民权保障同盟。在蒋介石政府白色恐怖威慑下，同年4月他举家由上海移居杭州，过着流连山水的隐居生活，政治上一度表现消沉。1936年2月，就任福建省参议兼公报室主任。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郁达夫又振作起来，重新投入时代的洪流，1936年冬应日本各社团及学校之聘到东京讲学，向日本朝野人士力陈侵华之非计，并专程探望亡命日本已近10年的郭沫若。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郁达夫奔赴武汉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末，由于国内政治气氛的逐渐逆转及家庭发生变故，客居南洋，在新加坡任《星州日报》副刊编辑，并任《华侨周报》主编，在海外坚持进行抗战宣传工作。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参加华侨文化界的抗日工作。日军逼近新加坡后，郁达夫撤退到荷属小岛石叻班让，后又辗转至苏门答腊的巴爷公务，在该地以办酒厂为掩护，化名赵廉隐居下来。不久为占领印尼的日军胁迫，到武丁宜日本宪兵部当翻译约达7、8个月之久。在此期间，他暗中帮助和营救了不少印尼人民和华侨，获悉了日本宪兵部许多秘密罪行。1945年日本宣告投降后，在9月17日被日本宪兵部秘密杀害于武吉丁宜近郊荒野中。

郁达夫一生为新文学的发展和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早期作品反映了中国留日学生身在异乡的屈辱生活，以及回国后又遭到社会歧视，为个人生计备受颠沛流离之苦的境遇，深刻描写了当时青年处于军阀统治下在黑暗现实中找不到出路的苦闷心理。他的《沉沦》、《茫茫夜》、《莠萝行》以及《采石矶》等小说问世后，引起广大青年读者的强烈共鸣。这些作品虽然充满感伤情调和变态性心理的描写，当时被认为有“颓废派”的倾向，但总的说来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时代色彩，反映了一定的历史真实。

郁达夫在思想上、创作上受到卢梭、赫尔岑、屠格涅夫、陀思妥也夫斯基以及日本作家葛西善藏、谷崎润一郎和佐藤春夫等影响，主张“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表现自我的真挚感情。在对社会的反抗情绪以及反映青春期的苦闷心理方面，郁达夫充满大胆的自我暴露手法和浓厚的抒情色彩，使他在小说创作上成为前期创造社浪漫主义倾向的突出代表，并且为一些后起的作家所仿效，正是因为受他的这种影响，在20年代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抒情笔调写小说的艺术流派。

1923年到1927年间，他还写了《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和《微雪的早晨》等自己认为“多少带有一点社会主义的色彩”的小说。但在参加进步的文学活动最活跃的时期，他仍然在1927年写了《过去》、《迷羊》等刻画病态心理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1932年郁达夫发表了《她是一个弱女子》（后改名《饶了她》），小说反映了从“五四”经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1937年日军在上海发动淞沪战争期间，在社会大变动中的三个女性知识分子的分化和遭遇，并控诉了日军侵华的罪行，同年末郁达夫又发表了在思想上艺术上最具有他晚期创作特色的小说《迟桂花》。

以后，郁达夫除在1935年发表最后一篇以第一次国内革

命战争为背景的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小说《出奔》外，主要以写作游记、随笔等散文小品为主，如《钓台的春昼》、《移家琐记》及《寂寞的春潮》等，以闲适的笔调寄托自己感时忧国的心情。和小说一样，他的散文表现出直抒胸臆的率真，行文跌宕多姿，宛如行云流水，很有艺术魅力。晚年则主要写旧体诗抒发爱国的情感，其中《毁家诗纪》、《离乱杂诗》曾被海内外文坛广为传诵。在新文学作家中，他是以擅长写作旧体诗著称的。

郁达夫才华洋溢，具有浓厚的诗人气质。虽然身为“五四”新文学健将，思想上属激进的民主主义，但在文学创作上接受不少 19 世纪末欧洲文学的影响，本人又始终没有完全摆脱中国旧式传统文人的积习，深深沾染了中国古代士大夫如阮籍、刘伶等竹林七贤那种“放浪形骸之外”的处世态度，使他的生活和创作都因此包含着复杂的矛盾。他的全部著作反映了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曲折性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一个富有才能、力求进步的知识分子艰苦的思想历程，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普遍的苦闷心理和关于人性解放的强烈的呼声。

本书编委会

2003.6

目 录

闲 书

归 航	(3)
立秋之夜	(11)
南行杂记	(13)
小春天气	(22)
杭州的八月	(30)
婿乡年节	(32)
寂寞的春朝	(34)
春 愁	(36)
惜掌之歌	(38)
日本的文化生活	(41)
欧洲人的生命力	(46)
“文 人”	(49)

履痕处处

故都的秋	(55)
------------	------

江南的冬景	(58)
钓台的春昼	(61)
半日的游程	(68)
苏州烟雨记	(72)
海上通信	(82)
玉皇山	(89)
福州的西湖	(92)
感伤的行旅	(97)
杭江小历纪程	(115)
浙东景物纪略	(132)
杭 州	(145)
临平登山记	(151)
屯溪夜泊记	(156)
桐君山的再到	(161)
雁荡山的秋月	(165)
超山的梅花	(174)
花 坞	(179)
城里的吴山	(182)
扬州旧梦寄语堂	(185)
西溪的晴雨	(191)
槟城三宿记	(194)
覆车小记	(198)
马六甲游记	(202)

零余者

悲剧的出生	(211)
我的梦，我的青春！	(216)
书塾与学堂	(221)
水样的春愁	(226)
远一程，再远一程！	(232)
孤独者	(237)
大风圈外	(242)
海 上	(248)
雪 夜（日本国情的记述）	(253)
零余者	(258)
北国的微音	(264)
马蜂的毒刺	(269)
灯蛾埋葬之夜	(272)
移家琐记	(278)
记风雨茅庐	(2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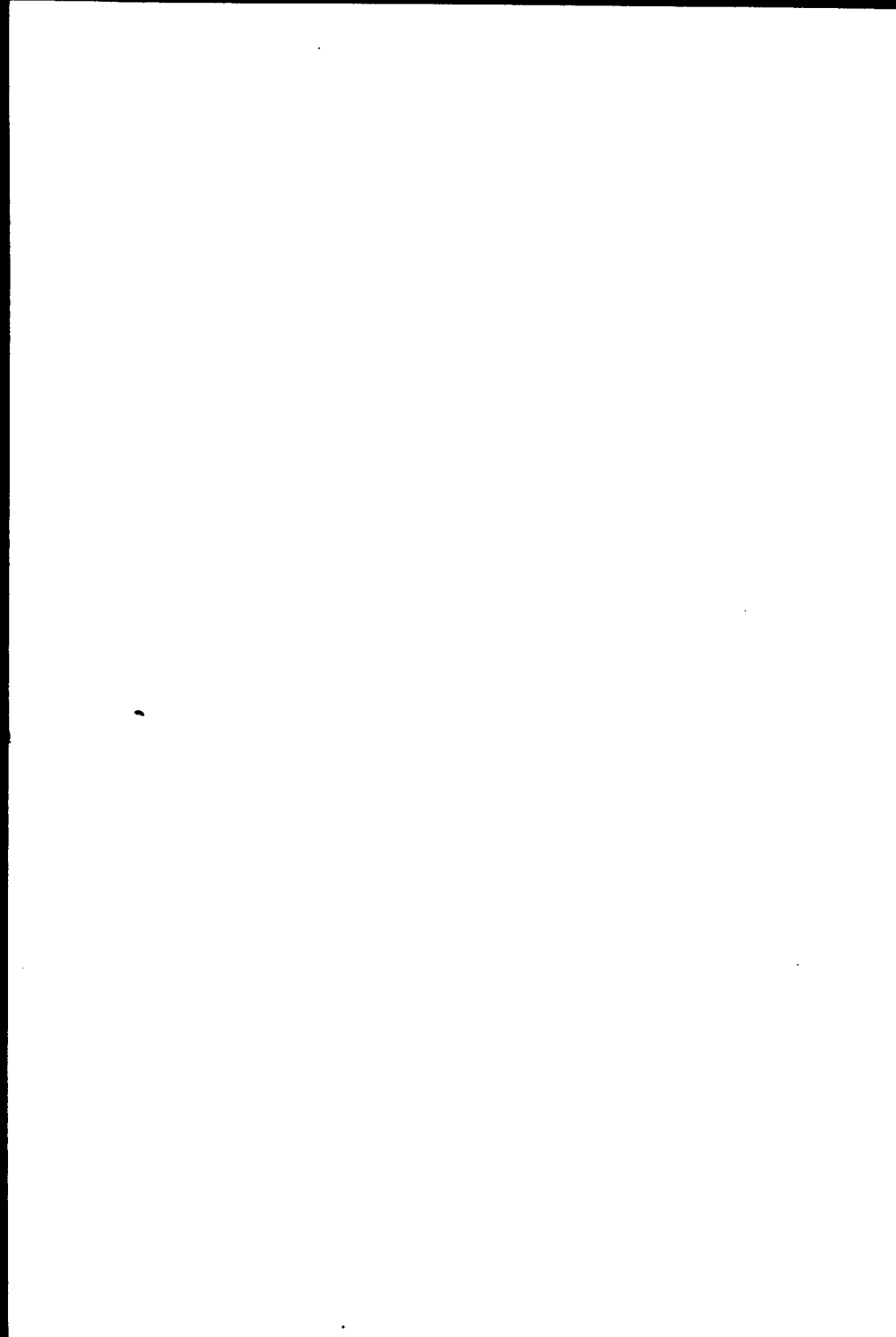
风雨故人

送仿吾的行	(289)
记耀春之殇	(293)

怀四十岁的志摩	(296)
回忆鲁迅	(299)
悼胞兄曼陀	(320)
敬悼许地山先生	(323)

郁达夫散文

闲 书



归 航

微寒刺骨的初冬晚上，若在清冷同中世似的故乡小市镇中，吃了晚饭，于未敲二更之先，便与家中的老幼上了楼，将你的身体躺入温暖的被里，呆呆的隔着帐子，注视着你的低小的木桌上的灯光，你必要因听了窗外冷清的街上过路人的歌音和足声而泪落。你因了这灰暗的街上的行人，必要追想到你孩提时候的景象上去。这微寒静寂的晚间的空气，这幽闲落寞的夜行者的哀歌，与你儿童时代所经历的一样，但是睡在楼上薄棉被里，听这哀歌的人的变化却如何了？一想到这里谁能不生出伤感的情来呢？——但是我的此言，是为像我一样的无能力的将近中年的人而说的——我在日本的郊外夕阳晚晚的山野田间散步的时候，也忽而起了一种同这情怀相像的怀乡的悲感；看看几个日夕谈心的朋友，一个一个的减少下去的时候，我也想把我的迷游生活结束了。

十年久住的这海东的岛国，把我那同玫瑰露似的青春消磨了的这异乡的天地，我虽受了她的凌辱不少，我虽不愿第二次再使她来吻我的脚底，但是因为这厌恶的情太深了，到了将离的时候，倒反而生出了一种不忍与她诀别的心来。啊啊，这柔情一脉，便是千古的伤心种子，人生的悲剧，大约是发芽在此地的吧？

我于未去日本之先，我的高等学校时代的生活背景，也想再去探看一回。我于永久离开这强暴的小国之先，我的迭次失败了的浪漫史的血迹，也想再去揩拭一回。

“轻薄淫荡的异性者呀，你们用了种种柔术想把来弄杀了的他，现在已经化作了仙人，想回到他的须弥故国去了。请你

们尽在这里试用你们的手段吧，他将要骑了白鹤，回到他的母亲怀里去了。他回去之后，定将拥挟了霓裳仙子，舞几夜通宵的歌舞，他是再也不来向你们乞怜的了。”

我也想用了微笑，代替了这一段言语，向那些愚弄过我的妇人，告个长别，用以泄泄我的一段幽恨。为了这种种琐碎的原因，我的回国日期竟一天一天的延长了许多的时日。

从家里寄来的款也到了，几个留在东京过夏的朋友为我饯行的席也设了，想去的地方，也差不多去过了，几册爱读的书也买好了，但是要上船的第一天（七月的十五）我又忽而跑上日本邮船公司去，把我的船票改迟了一班，我虽知道在黄海的这面有几个——我只说几个——与我意气相合的朋友在那里等我，但是我这莫名其妙的离情，我这像将死时一样的哀感，究竟教我如何处置呢？我到七月十九的晚上，喝醉了酒，才上了东京的火车，上神户去趁翌日出发的归舟。

二十的早晨从车上走下来的时候，赤色的太阳光线已经将神户市的一大半房屋烧热了。神户市的附近，须磨是风光明媚的海滨村，是三伏中地上避暑的乐园，当前年须磨寺大祭的晚上，是我与一个不相识的妇人共宿过的地方。依我目下的情怀说来，是不得不再去留一宵宿，叹几声别的，但是回故国的轮船将于午前十点钟开行，我只能在海上与她遥别了。

“妇人呀妇人，但愿你健在，但愿你荣华，我今天是不能来看你了。再会——不……不……永别了……”

须磨的西边是明石，紫式部的同画卷似的文章，蓝苍的海浪，洁白的沙滩，参差雅淡的别庄，别庄内的美人，美人的幽梦。

“明石呀明石！我只能在游仙枕上，远梦到你的青松影里，再来和你的儿女谈多情的韵事了。”

八点半钟上了船，照管行李，整理舱位，足足忙了两个钟

头；船的前后铁索响的时候，铜锣报知将开船的时候，我的十年中积下来的对日本的愤恨与悲哀，不由得化作了数行冰冷的清泪，把海湾一带的风景，染成了模糊像梦里的江山。

“啊啊，日本呀！世界第一等强国的日本呀！国民比我们矮小，野心比我们强烈的日本呀！我去之后，你的海岸大约依旧是风光明媚，你的儿女大约依旧是荒淫无忌地过去的。天色的苍茫，海洋的浩荡，大约总不至因我之去而稍生变更的。我的同胞的青年，大约仍旧要上你这里来，继续了我的运命，受你的欺辱的。但是我的青春，我的在你这无情的地上化费了的青春！啊啊，枯死的青春呀，你大约总再也不能回复到我的身上来了吧！”

二十一日的早晨，我还在三等舱里做梦的时候，同舱的鲁君就跳到我的枕边上来说：“到了到了！到门司了！你起来同我们上门司去吧！”

我乘的这只船，是经过门司不经过长崎的，所以门司，便是中途停泊的最后的海港；我的从昨日酝酿成的那种伤感的情怀，听了门司两字，又在我的胸中复活了起来。一只手擦着眼睛，一只手捏了牙刷，我就跟了鲁君走出舱来。淡蓝的天色，已经被赤热的太阳光线笼罩了东方半角。平静无波的海上，贯流着一种夏天早晨特有的清新的空气。船的左右岸有几堆同青螺似的小岛，受了朝阳的照耀，映出了一种浓润的绿色。前面去左船舷不远的地方有一条翠绿的横山，山上有两株无线电报的电杆，突出在碧落的背景里；这电杆下就是门司港市了。船又行进了三五十分钟，回到那横山正面的时候，我只见无数的人家，无数的工厂烟囱，无数的船舶和桅杆，纵横错落的浮映在天水中间的太阳光线里，船已经到了门司了。

门司是此次我的脚所践踏的最后的日本土地，上海虽然有日本的居民，天津汉口杭州虽然有日本的租界，但是日本的本

土，怕今后与我便无缘分了。因为日本是我所最厌恶的土地，所以今后大约我总不至于再来的。因溪我是无产阶级的一介分子，所以将来大约我总不至坐在赴美国的船上，再向神户横滨来泊船的。所以我说门司便是此次我的脚所践踏的最后的日本土地了。

我因为想深深的尝一尝这最后的伤感的离情，所以衣服也不换，面也不洗，等船一停下，便一个人跳上了一只来迎德国人的小汽船，跑上岸上去了。小汽船的速度，在海上振动了周围清新的空气，我立在船头上觉得一种微风同妇人的气息似的吹上了我的面来。蓝碧的海面上，被那小汽船冲起了一层波浪，汽船过处，现出了一片银白的浪花，在那里反射着朝日。

在门司海关码头上岸之后，我觉得射在灰白干燥的陆地路上的阳光，几乎要使我头晕；在海上不感得的一种闷人的热气，一步一步的逼上我的面来，我觉得我的鼻上有几颗珍珠似的汗珠滚出来了；我穿过了门司车站的前庭，便走进狭小的锦町街上去。我想永久将去日本之先，不得不买一点什么东西，作作纪念，所以在街上走了一回，我就踏进了一家书店。新刊的杂志有许多陈列在那里，我因为不想买日本诸作家的作品，来培养我的创作能力，所以便走近里面的洋书架去。小泉八云 Lafcadio Hearn 的著作，Modern Library 的丛书占了书架的一大部分，我细细的看了一遍，觉得与我这时候的心境最适合的书还是去年新出版的 John Paris 的那本 Kimono（日本衣服之名）。

我将要去日本了，我在沦亡的故国山中，万一同老人追怀及少年时代的情人一般，有追思到日本的风物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可拿出几本描写日本的风俗人情的书来赏玩。这书若是日本人所著，他的描写，必至过于真确，那时候我的追寻远地的梦幻心境，倒反要被那真实粗暴的形相所打破。我在那时候若要在沙上建筑蜃楼，若要从梦里追寻生活，非要读读朦胧奇